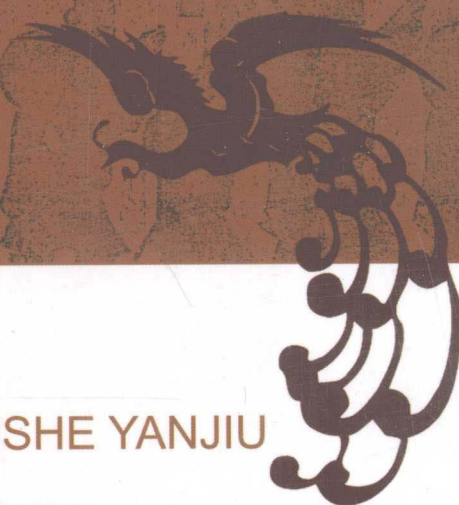




HANYU YUSHE YANJIU



汉语预设研究

王跃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汉语预设研究

HANYU YUSHE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预设研究/王跃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5161-0101-8

I. ①汉… II. ①王… III. ①汉语—语言学—研究 IV. ①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0151 号

策划编辑 张 林 (mslxx123@sina.com)

责任编辑 金 泓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443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在语义学和语用学研究中，预设（presupposition）大约是讨论最多、争议最大的一个论题。自弗雷格（G. Frege 1892）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有关预设研究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不过截至目前，在有关预设的一些问题上学界似尚未能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王跃平教授这本即将付梓的《汉语预设研究》立足汉语事实，对预设的理论和应用等问题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是一项不可多得的重要成果。

与同类著作相比，我觉得本书有下面几个显著特色：

第一，详细占有资料，对国内外预设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作者基于对国内外预设研究文献的广泛调查，对既往的研究成果做了系统全面的述评，不仅使我们对预设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而且为国内的预设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借鉴。

第二，勇于理论创新，对预设的性质、特征和类型做了颇具新意的理论思考，初步建立了一个逻辑自洽的预设研究框架。这首先表现在对预设的分类上，为了解决经典“语义预设”概念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作者将其分为典型语义预设（即原经典“语义预设”概念）和非典型语义预设两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预设概念系统——作者指出，典型语义预设、非典型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是一个连续统。其次，作者对典型语义预设与（狭义）语义蕴涵的关系，作了新的探讨，得出了新的结论；从新的维度探讨了语用预设与认知语境、特殊会话隐涵、焦点信息四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厘清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并运用认知科学、行为科学、言语交际学等新理论对语用预设的机制、动因作出新的阐释，从而系统地探讨了语用预设的性质和特征。再次，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如“强规约隐涵”、“弱规约隐涵”、“典型语用预设”、“非典型语用预设”、“命题内容条件语用预设”、“预备性条件语用预设”、“真诚性条件语用预设”、

“实质性条件预设”、“确定性语用预设”、“不确定性语用预设”、“发话人语用预设”、“听话人语用预设”等。

第三，立足汉语事实，运用预设理论对汉语的典型语义预设、非典型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以及常见的预设触发语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揭示了汉语预设的若干规律及其分析的一般方法；探讨了汉语中影响潜在预设转化为实际预设的动因。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了汉语句法、语义和语用的研究。

最后，注重应用研究，探讨预设 in 语文实践和言语交际中的功用。作者基于大量实例从预设与语文理解、预设与语文生成两个方面对预设知识在具体的语文生成和理解过程中的功能和应用进行系统和深入的探讨，从而为言语交际、话语分析、语文教学、对外汉语教学、新闻写作以及广告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王跃平教授多年来致力于预设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发表过一系列富有影响的学术论文。本书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相信它的出版会给汉语的预设研究带来新的气象。

是为序。

吴福祥

2010年孟秋，于京城齐贤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	(1)
一 国内外预设研究的现状.....	(1)
二 预设研究的意义	(25)
三 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内容和方法.....	(34)
第二章 典型语义预设研究	(37)
一 语句之间的几种语义关系	(37)
二 典型语义预设的本质	(44)
三 典型语义预设的分类	(67)
四 典型语义预设的触发语.....	(101)
五 典型语义预设的判定.....	(133)
六 影响潜在语义预设向实际语义预设转化的因素.....	(139)
第三章 非典型语义预设研究	(152)
一 非典型语义预设的界定.....	(152)
二 非陈述句的非典型语义预设.....	(154)
三 复句的非典型语义预设和单句的非典型语义预设.....	(173)
四 词和语式触发的非典型语义预设.....	(198)
五 语义预设与规约隐涵、一般性会话隐涵	(262)
第四章 语用预设研究	(273)
一 关于是否取消“语义预设”概念的争论.....	(273)

二 语用预设的本质·····	(279)
三 语用预设的分类·····	(301)
四 语用预设和语义预设·····	(311)
五 语用预设和其他语用学范畴·····	(318)
六 语用预设的形成机制·····	(329)
第五章 预设与语文实践研究·····	(336)
一 预设与语文理解·····	(337)
二 预设与语文生成·····	(352)
三 预设与交际策略·····	(372)
第六章 结论·····	(395)
主要参考文献·····	(405)
后记·····	(412)

第一章

引 论

预设 (presupposition 或译作“前提”^①、“先设”; 用作动词为 pre-suppose), 是语言世界中无处不在的现象, 是语言哲学、逻辑学、语用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本章主要就以下三个内容展开: (一) 国内外预设研究的现状; (二) 预设研究的意义; (三) 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内容。

一 国内外预设研究的现状

国内外学者, 主要围绕以下中心课题开展探索: (A) 预设是什么, 有哪些本质属性, 它是如何分类的; (B) 预设有没有形式标志, 有哪些形式标志; (C) 预设的形成制约机制是什么; (D) 预设的功能有哪些; (E) 在交际中发话人是怎样自觉不自觉地利用预设来表达自己的意图的, 受话人是如何自觉不自觉地利用预设来推断发话人的意图的; (F) 预设知识如何应用于具体语文实践。

(一) 国外的研究

国外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两个阶段, 即预设理论的初步形成阶段和预设理论的发展阶段。

^① 许多学者倾向于把“预设”与“前提”区分开来, 认为“前提”在逻辑学中 with premise 或 premises 相当; 而“预设”是从话语自身分析出来的。参见刘小涛《预设与前提之辨》, 《社会科学辑刊》2004 年第 6 期。

1. 预设理论的形成阶段（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50 年代）

这个阶段由分析哲学家、逻辑学家唱主角。

对预设的研究是“二十世纪着重把分析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的产物”（美国《哲学百科全书》卷六）。其概念直接产生于哲学家们对指称（reference）问题的争论。最早是由德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弗雷格提出来的，是他的名称指称（所指）理论中的一个副产品。他在 1892 年发表的《论涵义和所指》（一译《论涵义和指称》）一文中指出：“无论断言的是什么，一个理所当然的前提是：被使用的专名，简单的或复合的，具有指称。所以，如果我们断言‘开普勒悲惨地死去’，那么就预先假定（即‘预设’——引者注）了名称‘开普勒’指示某人。”^①他认为，普遍名称和单独名称都既有涵义又有所指，一个名称的涵义就是其内涵；一个名称的所指（“指称”）即它所指称的对象。一个句子也有涵义和所指，句子的涵义就是其所表达的思想，即命题；句子的所指就是其真假值。弗雷格还指出，如果一个断言所包含的专名（包括“专有名词”和“有定摹状词”）没有所指，那么这个断言就没有所指，因而没有真假值（即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例如，“开普勒悲惨地死去”这个断言中的专名“开普勒”如果没有所指，即事实上没有开普勒其人，那么“开普勒悲惨地死去”这个断言就没有所指，也就没有真假值。

弗雷格进一步指出，“开普勒有所指”（即“开普勒有其人”）这一预设并不包含在“开普勒悲惨地死去”这一断言中。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否定“开普勒悲惨地死去”的说法就不只是“开普勒没有悲惨地死去”，而是“开普勒没有悲惨地死去”或“开普勒无其人”。他进而指出，“开普勒有其人”不仅是‘开普勒悲惨地死去’的预设，也是“开普勒没有悲惨地死去”的预设。即“开普勒有其人”是“开普勒悲惨地死去”获得真假值的必要条件。显然，在弗雷格那里，“预设”是一个逻辑语义学概念。

后来，罗素（Russell）在其论文《论所指》（一译《论指称》）（1905）中批驳了弗雷格“用作主词的专名无所指则其所在的命题无真假值”的观点。认为，当一个用作主词的（有定）摹状词没有所指时，包含

① [美] A. P. 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牟博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388 页。

该摹状词的句子仍然有真假值，既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

罗素的批驳是从对下面例句的分析开始的：

A. 现在的法国国王是秃头。

B. 有事物是现在的法国国王 $\wedge$ 至多有一事物是现在的法国国王 $\wedge$ 这个事物是秃头。

罗素认为，虽然“现在的法国国王”在句 A 中被用作主词，而在句 B 中不再被用作主词，但句 A 和句 B 在命题内容方面都是相同的。句 B 是一个由三个联言支构成的联言命题，而其第一、第二个支命题就表示“现在的法国国王”有所指。这就是说，句 B 的命题内容中包括了“现在的法国国王”有所指。因此，句 A 的命题内容中也包括了“现在的法国国王”有所指。这是对弗雷格的预设理论的第一个责难。

再看第二个责难：

当“现在的法国国王”无所指（即“不存在现在的法国国王”）时，句 B 也是有真假值的。

具体地说，当“现在的法国国王”无所指时，句^①B 中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支命题就是假的，因而句 B 就是假的（因为对联言命题而言，只要有一个支命题为假，其整个命题就是假的）。而句 B 和句 A 在命题内容方面是相同的（等值的），因此，当“现在的法国国王”无所指时，句 A 也是假的。——这是对（当“现在的法国国王”无所指时的）句 A 所作的分析。

下面再对（当“现在的法国国王”无所指时的）句 A 的否定式 $\neg A$ 的分析：

$\neg A$ 有两种不同的表述：

($\neg A1$) 并非现在的法国国王是秃子。

($\neg A2$) 现在的法国国王不是秃子。

($\neg A1$) 可分析为 C1: $\neg$ (有事物是现在的法国国王 $\wedge$ 至多有一个事

① 在这里，句子即命题。

物是现在的法国国王 $\wedge$ 这个事物是秃头)。

($\neg A2$) 可分析为 C2: 有事物是现在的法国国王 $\wedge$ 至多有一个事物是现在的法国国王 $\wedge$ 这个事物不是秃头。

当“现在的法国国王”无所指时, C1 的括号里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支命题为假, 因而 C1 的整个括号里的命题就是假的, 因而 C1 就是真的 (根据命题逻辑的双否律)。

当“现在的法国国王”无所指时, C2 中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支命题为假, 因而 C2 就是假的。

综上所述, 当“现在的法国国王”无所指时, 句 A 和句 A 的否定式 ($\neg A$) 都是有真假值的。因此, 当一个用作主词的 (有定) 摹状词没有所指时, 包含该摹状词的句子仍然有真假值。

罗素正是通过上面的“独立证明法”来批驳弗雷格的。

虽然,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受到人们的推崇, 但他对预设问题的看法并没有引起时人的重视。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 英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斯特劳森 (Strawson, P. F.) 《论指称》(1950)^① 一文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系列研究成果的出版, 预设问题才引起学界的重视。

在《论指称》中, 斯特劳森首先同意罗素的有两个观点: (1) “现在的法国国王是贤明的”这个句子^②是有意义的, 即便现在有人说这个句子。(2) 现在有人说这个句子时, 只有当现在确有一位而且只有一位法国国王, 而且这位法国国王是贤明的, 这个人的陈述 (即“断言”。下同) 才是真的。

其次, 不同意罗素的也有两点: (1) 任何人说了这个句子, 他要么作了真的陈述, 要么做了假的陈述; (2) “有事物是现在的法国国王 $\wedge$ 至多有一事物是现在的法国国王”是“现在的法国国王是贤明的”这句话的陈述的一部分。斯氏认为, “现在的法国国王”作为有定摹状词可以起指称作用, 但如果在 1988 年有人说“现在的法国国王是贤明的”, 那么由于这

^① [英] P. F. 斯特劳森:《论指称》, 载 [美] A. P. 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 牟博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 第 414—446 页。

^② 必须指出: 句子所表达的内容即命题。斯氏所谓的“预设关系”, 特指命题与命题的关系。为了叙述的方便, 本书一般不区分“句子”和“命题”。譬如, 命题 A 预设命题 B, 也可称之为“句子 A 预设句子 B”。

个摹状词不指称任何人，因而这句话无所谓真假。指出：“有事物是现在的法国国王 $\wedge$ 至多有一事物是现在的法国国王”不是“现在的法国国王是贤明的”这句话的陈述的一部分，而是这句话的预设。他区分了“语句”、“语句的使用”、“语句的言说”三个概念，批评罗素混淆了一个语句和该语句在具体语境下的使用，把对包含摹状词的语句的分析当作包含摹状词的论断的分析。认为，“语句”只有含义没有所指，因而它没有真假；只有由语句作出的论断才有真假。例如，“现在的法国国王是贤明的”这个语句本身没有所指，因而没有真假，只有在具体使用这个语句作出论断时才有真假。

斯特劳森指出，当人们作出一个以摹状词为主词的论断时，总是认为这个摹状词是有所指的，当一个摹状词没有所指时，人们就不会作出以这个摹状词为主词的论断。斯氏认为，预设是说话人的一种假定，其假定所使用的摹状词是有所指的，但这个假定可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导致整个话语出现真值空缺，即不真也不假。他进而指出，一个摹状词有所指是以该摹状词为主词的论断有真假值的必要条件。

在斯氏看来，预设关系是自然语言中的一种特殊的推理关系；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自然语句都能推导出一个背景假设（预设），该预设可表现为另一个语句。在研究语句间的预设关系时，他还首次区分了“（语义）预设”与“（狭义上的语义）蕴涵”这两个彼此密切相关的概念。

斯氏的预设理论普遍为人们所接受。

继斯特劳森之后，塞勒斯（W. Sellars）于1954年发表了《预设》一文，他取用法论语义观对“预设”概念作了新的阐释——实即“语用预设”概念的孕育。例如：甲对乙说：

（1）这里的那张桌子很大。

塞勒斯分析说：这时，甲已经把“这里有一张桌子，而且只有一张桌子”包括在甲语的内容之中了。换言之，“存在一张桌子”是甲语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种对预设的理解虽然有悖于斯特劳森的观点的，但塞勒斯还是认为，

“预设”的概念还是需要的。^① 句(1)的预设是:“甲相信存在一张桌子,而且听话人乙也相信这一点。”他指出,如果话语的“预设”不被满足,那么该话语并非缺乏真值,而是说得不恰当,不正确,不适宜用来交际^②。

正是塞勒斯开启了从说话人视角、从语言使用的视角研究预设的先河。

2. 预设理论的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后至现在)

这个阶段,“预设”已由哲学范畴演变为语言学范畴,主要研究者为语言学家。研究主要从两个层面(或视角)展开,一个是语义学层面,一个是语用学层面。

20世纪70年代,预设研究在西方是一个热点^③,是研究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成果的主要研究者有齐帕斯基夫妇(Kiparsky, 1970)、基南(Edward Keenan, 1971)、莱科夫(Lakoff, 1971)、菲尔墨(Fillmore, 1971)、兰恩道和沙温(Langendoen & Savin, 1971)、嘎纳(Garner, 1971)、贾肯道夫(Jackendoff, 1972)、卡兹(Katz & Langendoen 1972)、卡图南(Karttunen, 1973)、肯普森(Kempson, 1975)、彼得斯(Karttunen & Peters, 1975)、斯多尔内克(Stalnaker, 1978)、盖茨达(Gazdar, 1979)等。他们对预设理论建设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语用预设的界定、对语用预设本质特性的探讨上。

第一个把预设分为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的可能是基南。基南指出,预设有两种:一是语义预设,由语义学讨论;二是语用预设,由语用学讨论。^④ 她从话语的社会适合性出发,认为一个话语必须满足一定的文化

① 后来,有的研究者主张取消“预设”概念。譬如,卡图南(Lauri Karttunen)和彼得斯(Stanley Peters)就主张解散“预设这个集合体”。他们主张,根据这个集合体成员性质的不同把它们分别归入到规约隐涵、特殊会话隐涵和一般会话隐涵中去。(参见姜望琪《当代语用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7—98页)

② 参见徐烈炯《语义学》,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

③ 列文森指出:“预设是1969—1976年间语言学理论的聚焦点,因为预设几乎对当时各种各样的(生成)语言学理论提出了实质性问题”。(Levinson, S. C.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5.)

④ 利奇(Leech)认为,对意义的讨论是否属于语用学的范围,有以下四个标准:(a)是否涉及说话人或听话人;(b)是否涉及说话人的意图或听话人的理解;(c)是否涉及语境;(d)是否涉及通过使用语言所实施的行为。对这四个标准的回答,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是肯定的,就认为对意义的讨论是属于语用学范围的。显然,语用预设作为话语意义的一部分,对它的讨论涉及上述四个方面,有四个肯定性回答。(利奇:《语义学》,李瑞华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55页)

条件和语境因素，才能为人们所理解。语用预设是使话语满足必要的社会适合性所需要的条件。兰恩道、沙温、菲尔墨等认为，语用预设是实施一个语旨行为（illocutionary act，又译作“言外行为”或“施事行为”等）所需要满足的恰当性条件。兰恩道和沙温指出，语用预设等于“使句子之所以成为声明、提问、命令和其他言语行为的条件”。菲尔墨则说，语用预设指的是“通过一句话来有效地实施某一言外行为所必须满足的条件”。用话语（言语行为）的适宜条件来定义“语用预设”，大大地拓开了预设研究的思路。

斯多尔内克是最早阐释“语用预设”概念的学者，是语用预设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认为，“基本的预设关系不是命题或语句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人与命题之间的关系。一个人的预设也就是那些他在会谈、问讯或深思中经常不自觉地认为是真的那些命题。它们是一些背景知识式的假定，它们可能被使用但没有被说出——有时没有被注意。”^① 斯多尔内克（1978）还认为，语用预设即讲话的背景知识或信念，是构成现实语境（又叫“确定性语境”）的要素。他举例说：

猫在席子上。

理解这句话的会话隐涵（implicature），要以一定的背景知识（文化规约）、说话人的信念为依据。如果文化规约或说话人的个人信念是“猫一般不应在席子上”，那么就可能产生“不要让猫待在席子上”的理解；如果文化规约或说话人的个人信念是“猫一般总待在席子上”，那么就可能产生“不要担心猫”的理解。

显然，在斯多尔内克那里，会话隐涵似乎等同于所实施的言语行为，语用预设是实施言语行为的现实语境，是言者关于背景知识式的假定。

在形式学派传统中，可能是乔姆斯基首先开启了运用“预设”概念探讨句法问题的先河。他在论证“句子的语义解释是与表层结构、而不是与深层结构直接相关”之观点时，把“预设”概念用以与“焦点”概念对照。沿着乔氏的思路，贾肯道夫后来还给出了“预设”和“焦点”的工作

^① [美] 斯多尔内克（Rober Stalnaker）《论预设》，胡泽洪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

定义 (working definition)。(详见第四章)

80 年代, 西方的预设研究有所降温, 但仍有许多学者在这块沃土上耕耘, 也有相当数量的成果面世。这些学者是利奇 (Leech, 1981; 见 1987 年中译本)、麦考莱 (McCawley, 1981)、格赖斯 (Grice, 1981)、贝儿格曼 (Bergmann, 1981)、邵玫斯 (Soames, 1982)、列文森 (Levinson, 1983)、奥尔伍德 (Allwood, 1971; 有 1984/2009 中译本)、菲尔墨 (1985)、兰德曼 (Landman, 1986)、荷恩 (Horn, 1986)、福柯尼耶 (Fauconnier, 1985)、莱科夫 (1987)、莱彬和莱纳哈特 (Lapin & Reinhart, 1988)、万·德·桑德特 (Van Der Sandt, 1988)、苏莱 (Seuren, 1988)、贝通—罗伯特 (Burton-Roberts, 1989) 等。最值得肯定的是, 此时他们已经开始注意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探讨预设问题, 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如福柯尼耶、菲尔墨、莱科夫等^①认为, 预设是发话人对某个或某些领域里的经验的统一的和理想化的理解, 是由预设触发语的理想化认知模式 (ICM) 激起的概念和知识所构成的一种认知语境。认为, 认知语言学的“图形”、“背景”概念可以解释断言与预设的关系: 一个语句的信息内容包括断言信息和预设信息, 从认知上看, 断言信息就是图形, 是认知中凸显的部分, 是注意的焦点, 预设信息就是背景, 是为凸显图形起衬托作用的部分。应该说, 这种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为预设研究提供了新的框架, 把研究水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90 年代后, 西方许多学者研究预设的劲头与 80 年代持平, 成果也有一些。这些学者有: 苏莱 (1990)、托内儿 (Turner, 1992)、万·德·桑德特 (1992)、凯 (Kay, 1992)、黑姆 (Heim, 1992)、德林 (Delin, 1992)、迈克儿 (Mercer, 1992)、莱美塞儿 (Ramsey, 1992)、载兀特 (Zeevat, 1992)、梅依 (Mey, 1993)、莱昂斯 (Lyons, 1995)、余尔 (Yule, 1996)、德瑞尔 (Dryer, 1996)、福柯尼耶 (1997)、贝通—罗伯特 (1997)、克莱特儿 (Heim & Kratzer, 1998)、皮塞 (Peccei, 2000)、格儒纳德依 (Grundy, 2000)、阿伯特 (Abbott, 2000)、维索尔伦 (Verschuieren, 2000)、施密德 (Schmid, 2001)、凯德蒙 (Kadmon, 2001)、斯佩纳德 (Spenader, 2002, 2003)、马拿莱 (Manara, 2004)

^① Fauconnier, G.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5.

等。他们的成果,分析精辟,论证严密,新意迭现。如,万·德·桑德特提出用“约束和适配”的概念去理解预设^①。梅依进一步发展了基南、菲尔墨的思想,把语用预定义义为“使话语适宜的条件”,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外延。余尔认为,预设是一个依存于说话人的概念,因而一切预设都是语用的。他强调说:“是说话者而不是句子有预设,是句子而不是说话者有蕴涵(即‘语义蕴涵’——引者注)。”在余尔那里,预设本质上是说话人在说话前所作的一系列的设想。德瑞尔提出了区分预设意义中的“已知信息”与激活意义中的“已知信息”的主张。^②贝通—罗伯特对“在句子被否定的情况下,预设仍得以保持”的观点进行了质疑,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改进的真值理论”。^③阿伯特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在几种语法性预设结构内(诸如it分裂句,wh-分裂句等)也可存在着(对受话人而言的)未知信息,预设不能简单地说是非断言。^④皮塞认为,并非所有的语义预设都不能被否定或被取消,主张用是否可以被取消的程度来定义之:语义预设是较难被取消的隐性信息(而隐涵——包括一般隐涵和特殊隐涵则较容易被取消)^⑤。为了克服语义预设与语用预设划界上的困难,凯德蒙在皮塞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硬预设”与“软预设”的概念,并以被取消的程度为依据对预设作了进一步划分,即:硬预设(包括规约预设和事实预设)和软预设(包括有词语触发的预设和无词语触发的预设)。在凯德蒙那里,“无词语触发的预设”实际上就是一般会话隐涵。通过此分类,凯氏旨在告诉人们:语义预设与一般会话隐涵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⑥这也是笔者所主张的。施密德以22500万字的英国Cobuild's Bank of English的语料库节选作为研究对象,说明了抽象名词(N-be-that结

① Van der Sandt, Rob A. "Presupposition Projection as Anaphora Resolution". *Journal of Semantics* 9, 333—377, 1992.

② Dryer, M. S. "Focus,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and activated propositions". *Journal of Pragmatics* 26, 475—523. 1996.

③ Burton-Roberts, N. "On preservation under negation". *Lingua* 101, 65—88, 1997.

④ Abbott, B. "Presuppositions as nonassertions". *Journal of Pragmatics* 32, 1419—1437, 2000.

⑤ Peccei, J. S. *Pragmatic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Routledge, 2000.

⑥ Kadmon, N. *Formal Pragmatics: Semantics, Pragmatics, Presupposition and Focus*. Oxford: Blackwell, 2001.

构)是如何成为预设触发语的,阐述了一些预设触发语又是如何被用作欺诈手段的。^① 自觉使用语料库研究预设的,还有斯佩纳德^②等。斯佩纳德(2003)探讨了事实预设、顺应和信息结构的关系。马拿莱(2004)从信念互动这一语用现象出发探讨了预设问题。

2005年至今,关于预设的研究,国外也有一定成果。比如:

(1) 关于预设投射问题。爱朴立特(Ippolito, 2006)从语义合成(semantic composition)的角度,探讨虚拟条件句中的预设投射现象。认为,虚拟条件是“空”(bare)条件,包孕在时和体算子之内,这些时、体算子在包孕的条件中限制条件算子的解释。为了有效地解决“动态框架预测不充分”的问题,斯学勒讷克(Schlenker, 2007)提出了“透明理论”(Transparency theory)。在以后的几年(2008, 2009, 2010)里,他又作了进一步的探讨。2008年,他提出了预设投射研究的方法——即按照经典语义学和两个语用方式原则(即“要清楚”、“要简洁”)进行研究的方法。并进一步认为,“要清楚”应置于更广泛的语境范围之内^③。斯学勒讷克(2009)就相关问题作了综述。指出,相关争论在以下四种新的理论中展开:(1)“透明理论”;(2)格奥格(George, 2008)和福克斯(Fox, 2008)的“预设三介理论”(the trivalent theories);(3)饶特斯巧德(Rothschild, 2008)和拉卡斯(LaCasse, 2008)的“动态语义学限制观”;(4)切默来(Chemla, 2008)的“相似性理论”(Similarity theory)。^④ 斯学勒讷克(2010)针对斯多尔内克(1974, 1979)提出的解释预设问题的两个主张,阐述了“局部语境和局部意义”的关系,进一步将预

① Schmid, H. J. “‘Presupposition can be a bluff’: How abstract nouns can be used as presupposition triggers”. *Journal of Pragmatics* 33, 1529—1552, 2001.

② Spenader, J. “Presupposed Propositions in a Corpus of Dialogue”. In K. van Deemter & R. Kibble. *Information sharing Reference and Presupposition in Language Gene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SLI Publications, 2002.

③ Schlenker, P. (2007). Anti-Dynamics: Presupposition Projection Without Dynamic Semantics. *Journal of Logic,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16, 3: 325—256.

Schlenker, P. (2008). Be Articulate: A Pragmatic Theory of Presupposition Projection.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34, 3: 157—212.

Schlenker, P. (2008). Presupposition Projection: Explanatory Strategies.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34, 3: 287—316.

④ Schlenker, P. (2009). Presupposition Projection: the New Debate. *Proceedings of SALT* 2008.